民國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印行

中國青年

中華民國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十一期

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問題……但一
辦平民教育應注意的幾件事……延瑞
一件不很重要的往事……曉舟
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巔（詩）……紹吾
蠻子……文彬
本刊啓事

每冊大洋二分國內一元寄足五十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期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通訊處　上海拉斐德路一八六號轉但一君

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問題

但一

在共產黨員經過長期辯論，決定了加入國民黨以後，國民黨內部於是發生了容受或者排斥共產黨員的問題。 爲了這個問題，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有人提議禁止黨員跨黨，想以强迫脫離共產黨的條件消極的阻難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到了現在，又有些人責難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佔據了國民黨的重要地位；爲了排斥共產黨甚至於印刷傳單，祕密開會，凶毆黨員，鬧得像煞有价事的樣子。

對於這一件事，我願意發表以下的意見：

第一，國民黨倘若認定了他自身對於國民革命的使命，倘若認定了他自身應當提攜全國進步的民衆以從事于國民革命的使命，在今天革命勢力還很薄弱的時候，正應當多向各方面活動聯絡，本不應當有排斥共產黨不使加入合作的道理。 在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交誼如何，今日誠無從斷言，然而便令將來或者兩方面有不能合作之一日，這究竟是將來的事，在國民革命未成功以前，便鬧甚麼分家問題，未免太早得很。

第二，國民黨倘若定要排斥共產黨人，亦不是絕對不可以的；不過至少國民黨爲了這樣，更要自己認清楚自身的使命，更要加重些自己的担子。 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 爲甚麼革命？ 爲謀廣東軍政界地盤的擴張而革命麼？ 爲擁戴孫中山先生個人而革命麼？ 倘若是這樣，那便與南北一般不顧民衆利益的軍閥有甚麼區別？ 我們只知道三民主義是爲全國民衆謀利益的；孫中山先生與他所統率的民黨，是爲全國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的。 然而現在一般排斥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居然會說出共產黨員要國民黨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妥協，這是

破壞國民黨；然則自認國民黨是對帝國主義妥協，對軍閥妥協的政黨麽？ 果然如此，那便與頭髮黨馬蜂黨有何區別？ 拿這樣立脚點來排斥共產黨，那便無異自己證明他們連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甚麽都鬧不清楚了。

第三，國民黨縱然要排斥共產黨，亦只好就那些確實已經名隸共產黨籍的人使他退出國民黨，至於對於那些明明是純粹國民黨而略略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乃至那些明明是純粹國民黨而僅僅主張容納共產黨合作的人，沒有因爲排斥共產黨的原故一並加以反對排斥的道理。 然而現在那些主張排斥共產黨的人，把一切反對他們的人都指爲共產黨，又立一些共產派準共產派的奇異名目，欲爲一網打盡之意。 因此，不但一般思想比較清醒進步的青年都被目爲應排斥的共產黨員，不但邵力子先生被指爲甚麽共產黨的副委員長，便是與孫中山先生多年患難相從的汪精衛胡漢民先生等亦會被指爲共產黨。 這顯然可見所謂排斥共產黨不過是他們威脅異己的一個武器，根本便是要掃滅國民黨中一切比較進步的勢力罷了。

第四，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他們的理由是很顯然的。 共產主義並不是甚麽時代甚麽產業狀況之下都可以實現的。 他們的大師馬克思是一個唯物史觀的學者，他相信共產主義是大生產業發達以後必然的趨勢，然而亦只有大生產業發達以後纔能夠達到此境地。 共產主義並不像一般唯心派的烏托邦論者，他們並不相信在中國未能打倒外資，發達自國產業以前有任何方法實現他們的主張；所以他們因爲熱心蘄求他們主張的實現，還是不能不希望外資的早早打倒，自國產業的早早發達，因此，他們認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務，是盡力與國民黨合作，而且擴大國民黨的組織與勢力於全中國民衆。 這中間雖然動機是與純粹國民黨不同

，然而他們對國民革命期望心的真誠，恐怕不是那些靠國民黨招牌以自營利益　自植勢力的浪人政客等所可望其項背罷！

第五，共產黨人爲了要促國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國民黨，他們自然要有種種計畫，用種種機會，影響一切比較進步的國民黨員，幫助而且督促國民黨員切實的做國民革命的工作。　他們爲了這些事議决種種議案，這是他們獨立的黨的活動，國民黨並不會禁他們跨黨，亦並不曾要求他們將黨解散，那便他們這些議案，與純粹國民黨員在黨內另有小組織的完全不同。　而且便就國民黨員所獲得他們的議案印成小冊子的而言，他們並沒有一句話要引導國民黨做不應當做的事情，他們無非諄誡他們的黨員要謙愼和平的與國民黨員相合作，應多做切實工夫，少作無謂爭執。　像這樣的話，亦可稱爲是破壞國民黨的證據麼？　他們爲促成革命而加入國民黨，他們自然不能不盡力使國民黨的內容更充實更進步，然而這樣都居然會不見諒於少數國民黨員，他們不但認這是破壞國民黨，而且在他們在南方大學祕密開會時所發的傳單，更在小冊子原文以外自己加上一些煽惑一般國民黨員的話頭，又寫上許多「注意」「大注意」，似乎表示共產黨人要督促國民黨實踐國民革命的工作，要設法與國民黨避免不必要的衝突，通通是大逆不道的樣子。　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還是一句騙人的話呢？還是眞有這個决心？　倘若眞有這個决心，會怕人家督促自己做這種工作嗎？　會以爲人家有這種督促是侮蔑了自己嗎？　會因爲人家利用這種地位來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黨之痛嗎？

第六，共產黨人現在需要與一種國民革命的勢力相聯合，他不能不注意到十餘年爲國民革命支柱奮鬥的國民黨，然而他不能籠統的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國民黨

的明達領袖，確實是眞誠勇猛爲他們的三民主義而奮鬥的。　他們的言論行爲都表示着他們堅忍不撓的精神；然而一談到他們黨的活動，卻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　這樣的原因是很易知的。　有少數老資格的黨員，因爲他們的思想與年齡一同老大了，所以他們失卻了少年時的革命精神，不知不覺的傾向於苟且妥協的方面；而另外一般偶然歸到南方勢力下的政客官僚，他們本來做夢都不知道革命是一回甚麼事情，在他們的腦中，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只是一個騙人幌子，實際只是與頭髮馬蜂等黨一樣是爭飯碗的東西。　他們這樣的人與這樣的思想佔據了國民黨內部，於是實際上國民黨幾乎沒有法子與那些私黨分別了。　然而這是不足以汚損國民黨的。　孫中山先生等百年如一日的少年精神，曾經屢次爲要刷新國民黨內部而改組國民黨，這一點令一般共產黨人明白國民黨終究有代表國民革命勢力的可能，所以終究認定了有他們加入國民黨，以幫助孫中山先生等志願的必要。　他們加入國民黨，是根據於他們的要促成國民革命；那便國民黨只要一天還眞有志於國民革命，在他們自身方面，終是要加入的。　實在說，只要國民黨一天不變成完全像頭髮馬蜂等私黨，共產黨人終不肯放棄國民黨方面的工作的。　你便明白的排斥他們出去，他們爲了促成國民革命，終究不免要祕密的參加進來。　他們總要幫助國民黨，督促國民黨，早些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　除非國民黨眞個不做國民革命的工作，把廣州一隅自認爲與奉張浙盧一例的事了，然後共產黨纔會死心，設法另謀創造國民革命的勢力。

所以本於上列的各種理論，可知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他們的加入國民黨而仍舊保持他們的獨立活動，這是不足奇異的事情。　爲國民黨計，倘若是眞心要做國民革命的工作呢，

在今天沒有懼怕，或者嫉忌共產黨人的理由，共產黨在今天，任便有甚麼神通，他們只能做成國民革命；然而利用他們幫助與督促的力量，國民黨理想中的國民革命正可以早期完成，何至於因爲他們的幫助與督促，反對有甚麼亡黨之痛呢？

然而在根本並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國民黨員，他們的思想方式完全是兩樣的。他們自己不作革命事業，人家要求幫助他們時，他們說這不是亡黨了麼？於是不但共產黨人來幫助他們，謂之爲亡黨，便是純粹的然而進步的國民黨員來了，亦謂爲亡黨。醒罷！國民黨是爲國民革命而存在的；倘若國民黨根本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這纔是亡黨呢！

我們還是祝國民革命的國民黨萬歲！

辦平民教育應注意的幾件事

延　瑞

利用暑假中的光陰，在鄉村辦理平民學校，本刊曾敘明過一些方法和應注意的地方。不過以我們這些在一般平民看來「敬而畏之」的先生們，一旦要和他們接近起來，要他們到學校裏來讀書，要他們很高興的天天來學校讀書，這雖不是萬難的事，但實是一個困難問題。以我個人一年來的經驗，覺得解決這個問題，應注意下列幾點：

一，要將高不可攀的氣概，瀟灑而又浪漫的舉止，去除淨盡。換句話說，就是態度要誠懇不嫌麻煩。這就是說我們要是一個工人農人所親愛的朋友，不是一個可敬畏的師長。當他們詢問時，要不嫌重複地解釋給他們聽，即至再至三，也要很高興的樣子，切不可有嫌惡的容色。平常和他們談話，無論時候怎樣久，事情怎樣忙，要自始至終的注意聽，詳細答復，切不可不睬，或厭倦。他們所問的話與言詞，在我們看來，自然有許多是可笑的

，但是我們切不可有譏笑的表現。不然，他們以爲是看不起他們了。我們大要注意他們有幾個人在一處時，要去加入一塊談笑。他們身上不潔，或者汗臭，這是常事，但我們不能有厭惡的態度，幷且不可直接告訴他是不潔，或是汗臭。這樣，羣衆自然願意接近我們了，信仰我們了。這樣，那種開學時人數很多，到後來逐漸不來的現象，就不至發生了。

二，不要希望太大，不要以爲一個假期中教育，就可以造出一些明白而合我們理想的人出來，不要以我們主觀的意見，把一些我們以爲是必需的而在他們是不需要或不能接受的知識給他們。不然，一定是要失敗的，在他們讀書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許多常識，乃是要認幾個字，對於這個要求，要特別注意，不可忽略，平常在課堂上，講演的時候，不可太多，要多用的時間教他們認字。

三，教的課，最困難的是要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每每離他們生活上遠一點的問題，他們就覺得乾燥無味，不願意繼續聽下去。要避免這個困難，必須用講小說的方式，演述課中的內容。或在每一堂課起始，說個很有趣的故事。我們可以看見說書的，在天空底下，常有幾百人圍着聽。但我們在屋子內，又有櫈子坐，而許多人不來，或來了又走開不聽。這就是我們的講話，太偏於枯燥的理論了，不能如「孫悟空大鬧天宮」，或是「武松打虎」的有趣罷了。

四，他們亦常喜歡聽講演，不過是些關于時事的瑣事，我們如果能以小說和故事的體裁，敍述一些時事，是非常受歡迎的。

五，關于打破禮教，迷信的話，開始可以不說。因爲他們保守性很重，很難使他們絕

無常識的時候，打破舊習慣和成見，不然他們就以爲我們是些危險人物，說我們的話是荒誕不經，這樣，不但不能接近他們，他們還要避之惟恐不及了。 不過我們消極的方面不去打破禮教和迷信，但是積極方面，應該很誠懇地，很詳細地告訴他們的地位和權利，或是很淺近的科學常識。 那麼，他們迷信和禮教的觀念，就漸漸的破除了。

六，注意引導他們做遊藝，尤其是羣衆的向外表示。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因爲「五一節」到了，有人提議要想隊遊行并且要做制服、好了，他們就很高興的做起制服來，每天在課內或課外，練習樂歌和體操。 可是這個魔力就不小，平時到校的學生，不過五六十，那知一決定遊行，頓時就到了一百餘人，到遊行時，竟到了一百三十人。 遊行後，要求報名讀書的人，非常的多，所以那時補習學生，竟發達到到一百六十人了。 我們從這人數驟然增加中，可以看到他們這一種好動的心理。 雖然在鄉村裏，這類集合羣衆表示的機會比較是少，但是一有機會，切不可放過。 因爲這不僅引起他們讀書的興趣，亦是給他們團體的訓練，和宣傳最好的機會了。 同時平時對于樂歌，體操，遊戲，等類的事，也須注意。

上面一些方法，都是可以使我們辦的平民教育的效果加大。 有志於平民教育的朋友們，希望你們拿這些方法，去實地驗一遭，再給我們一些批評或更有効力的方法！

一件不很重要的往事

蔡曉舟

我在民國六年的時候，曾同一位甘肅朋友師仲五君在廣州大元帥府（仍是現在那箇士敏土廠）當過半年諮議的。 有一天孫大元帥傳見我和師君兩人；並對我們說：「中國民黨，從前是做的民族民權方面底工作，所以不妨和歐美資本家底政府攜手；現在俄國底勞農政府

已經成立，我國民生革命也正要開始的工作，便應當撇開歐美資本家底政府，而與俄國勞農政府相提攜；因此我們民黨底根據地：從前是在東南，今後便當移到西北去了。俄國勞農政府底領袖列甯君，是我們在歐洲亡命底老同志，我想向德國底同志們借得幫助，造兩隻飛船，由甘肅新疆等省和俄國交通，是一定可以得着俄國幫助我們革命的。你倆可以替我到新，甘等省去，多多聯絡同志，鼓吹我們的主義；並且調查調查路線，作我們計劃中的一種準備。」

我和師君接受了孫大元帥這項使命，便一同北上：剛剛走到北京，我因沒有川資的關係，隨留在北京大學服務　讓師君一人去了。

我底這一段不重要底往事，本沒有記述的價值；不過我覺着中山先生這種向上的志趣和遠大的眼光，同那些硬要排斥共產黨底青年們相比轉，眞是使人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之感了。

十三、八、八、寫於黎明週報社

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巓

紹　吾

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巓，
我還嫌牠低了。
我墊起了我的兩脚，
我輪轉着我的雙眼，
我引伸了我的喉嚨，

大聲的叫喊着：
我們被壓迫的人們，
我們一齊起來吧！
世界的人造幸福，
是久已離棄了我們。
不管你是工人，
不管你是農夫，
不管你是兵士，
不管你是婢僕，
不管你是小民，
不管你是學生，
更不管你是上帝的子孫，
要認淸你素以爲恩人的對手，
十九都是你的敵人！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私利，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威權，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榮貴，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晏安，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神聖，
他們要保持他們的尊嚴；
他們常製下迷宮，
使我們陷入他們的陣圖於不知不覺間。
他們會用飢寒的逼迫，
他們會用金錢的利誘，
他們會用法律的籠罩，
他們會用堂、名詞的粉飾，
他們還會用上帝的神權恫嚇；
只要你有眼睛，
只要你的眼睛明亮，
你總會看出他們的惡劇。
朋友！
要認清那是我們的兄弟，
要認清那是我們的仇敵；
我們兄弟趕快牢牢固固的團結起：
放開我們那閃電也似的眼，
伸出我們那霹靂也似的拳，

呼出我們那火山爆裂也似的吼聲
擲去我們那翻天覆地也似的炸藥，
毀滅了我們那一切的仇敵，
再唱着我們那得勝的凱旋歌。

一九二四，七，廿一，信陽

蠻子

文彬

四川上川南寧遠七屬，有一種未開化的民族，相傳卽三國時孔明新征的南蠻，今人呼他爲蠻子，或玀玀或夷人。 茲將其一切生活狀況列后：

(一)文字語言。 我們雖是沒有見他有文字，但他能刻木以記事，所刻的符號，也同文字差不多；能將年月甲子一一推出。(他仍用陰曆但以子月爲歲首其甲子與曆書相符)語言完全與漢人不同，例如我們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字，他們說爲雌，雕，娑，呢，哀，火，石，海，姑，猜，等字。現在淺山的蠻子，因與漢人接近，多有懂漢話的。

(二)政治 他們有一種階級制度，分土木(卽土司)頭木(又稱黑夷或黑骨頭)蛙子(又稱白骨頭)三級最上級爲土木，其次爲頭木，最下級爲蛙子，每一個土木所管的頭木，由幾十個至一百個不等；每一個頭木所管的蛙子，由幾百至幾千不等；凡一切工作，都是蛙子去做；蛙子對於頭木，有納租的義務，頭木對於土木，有納稅的義務。土木還沒有衙門，刑具，公案等其刑罰甚爲殘酷，犯罪者輕則鎗斃，重則亂棒打死；衙內辦事人員，

夷漢都有，研設各科，與漢人的縣公署差不多，並養有幾百衛兵，以供使用；遇有戰事時，土木就調遣頭木，頭木就領了地的蛙子，無論男女，一概出去抵禦外侮，好似軍民合治的樣子。頭木同頭木亦常發生戰事，各領所有的蛙子相搏戰，當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只要兩方頭木的女子，將披氈一撒，走火線上跑過，即刻停戰，他們這種內爭，叫做打冤家；當他們打冤家的時候，遇有外侮來，就放下冤家，共禦外侮，待外侮既平，又才來打冤家；他這種「急則相救」的盟約，我們漢人實在不如他，土木，頭木，都是世襲，當蛙子的，子子孫孫都是蛙子；頭木對於蛙子，有無上的威權，生殺典奪，惟意所在，頭木蛙子不計其數，土木約有十幾個。表面上土木是受漢官的節制，其實大權還是在他手裏；在國家大體上說來完全是夷漢分制，他們不能與漢人同化的原因，就在這一點，

(三)家族　他們仍是一種家族制度，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似有一種眞實的愛情。一夫可以多妻。男女之間，是很認眞的，土木頭木的女子婦人，如在外淫蕩，被他的父母丈夫查覺，必受重斥，甚至將女子打死，把婦人趕出去的都有。但是丈夫死了，婦人並不出嫁，亦不守節，凡是他親丈夫的老聾子，小聾子，或平聾弟兄中之一個，都可以把他收爲妻妾，名曰轉房。至於蛙子，男女之間，卽有苟且行爲，亦不甚認眞。

(四)婚姻　他們自來不與漢人通婚。又因階級很嚴的緣故，土木，頭木不能與蛙子結婚；蛙子只能與蛙子結婚；但土木同頭木可結婚，遠房的同姓，亦可結婚。結婚之日，男家先遣人到女家迎新婦，女家復遣人送新婦，新婦騎馬前行，祇男家特，不能進屋，

預先在大門外架一小篷，新婦就坐在篷內，將披氈自頸蒙下，送新婦來的人，也坐在篷內，飲酒作樂，並向男家索錢，每人一千或兩千，索得時才將新婦送進屋去，屋內燒有一爐火，於是親戚鄰朋，大家都坐在火邊，和新婦飲酒唱歌，少時，新婦忽然又跑在篷內去坐，到晚才進屋去，大家又來飲酒唱歌，通夜不休，夫婦不得同宿；到了第二天，新婦依然同送他來的人，一齊回家，從此新婦就不到男家；但新郎得時時到女家去與新婦同宿，等到生有一男或一女時，新婦才得到男家來；此後或去或來，就很隨便了。

（五）喪葬　他們死了人，全家人都圍着死者，搥胸痛哭，立即將披氈裹尸，用火燒之，燒後拾其骨灰，置罈中埋之。　他們不燒紙火，不做道場，亦不祭祀，可是有一種迷性，當燒後把骨灰拿去埋的時候，就吹着牛角，口裏誦咒，意在驅逐鬼魅，超度死者，並備酒食，以待弔者，名曰做白；來弔望的親朋所送的禮物，謂之送白。　他們這種做白的習慣，好似漢人展奠一樣，不過很簡單。

（六）實業　他們深居山中，以牧畜耕種為業；馬牛羊之屬甚多；蕎子，燕麥，（又名油麥）洋芋，（即馬鈴薯）玉麥（又名包穀）等，產額頗饒；所出鴉片，亦復不少，就在禁令最嚴的時候，還是不能禁止他們種煙；山上無有水田，不出穀米。　工業，只能將羊毫織成毛布，製成披氈，無袖無扣，其他使用的粗劣器具，亦能製造。　交易時大都是以物易物，他們常用牛羊皮，鴉片烟等，來換漢人的布疋，針，線，鹽，酒等；也有用銀錢交易的時候，可是很少；漢人所用的銀幣銅幣，他也通用。　山中礦產甚富，夷人不知採取，漢人又不敢進去開辦，為殊可惜。

(七)衣，食，住　他們穿的衣服是粗佈或毛布縫的，很爲寬大，槪是短裝，不穿長衫，不穿鞋襪，每人都有一牀披氈，披在外面；好似外套一般，婦女不穿褲子，僅穿有毛織的衾子。　飲食係是熟吃。　鍋，(向漢人買的)灶，碗，(自已用皮子做的)筷之屬，均有。　以蕎子，洋芋，包穀，燕麥等，爲主要食品；如要吃肉，將牛，羊，或猪，用棒打死，置入火塘燒之，燒得半生半熟，就拿出來，用刀切成大塊，每人拿幾塊去吃，並不放鹽。(他們向漢人買去的鹽，是拿來餵羊，羊不餵鹽，就要害瘟)他的房子，純是用木板架成的，屋內沒有桌子，板櫈，及床鋪等，坐臥都在篾笆上，每家都有一個火塘，夜晚一家人都睡在火塘週圍，以披氈做被蓋；有錢的娃子及頭木等，還是各有各的房圈。　至於土木，他的衣，食，住，完全與漢人一樣，他的房屋很華麗，衣服都是穿的絲貨綢緞，飲食亦有山珍海味，嗜好極大，多吸鴉片烟，儼澈然是一個大官的樣子。

(八)體格　身體高大，非常强健，男女都是赤足，能在高山上跑來跑去，不覺疲困。　面目黑如印度人一般，因爲他多不洗臉，不知剃頭。　男子將頭髮結成一束在前面，向上直立，長約三四寸，名曰菩薩，男子亦不見有鬍鬚，因他們無事時，用鉀子將鬍連根拔去，婦女是將頭髮編辮子，盤在頭下。　現在已漸漸進化，有洗臉剃頭的了。

(九)性質　性極殘暴而勇敢，能合羣，記仇最深，一動寃家，往往歷數輩而仇怨不釋。能耐勞苦，不畏風寒，好飲酒，酒後常在野外歇宿。　雖未開化，而靈敏異常，事事都效法漢人，交易時算賬尙無錯誤，戰爭時，猶能設伏誘敵以致勝。　就他的性質觀察，將來當能與漢人同化。

（十）夷漢的關係　三代之世，卽有南蠻之說，可知此種民族，自古爲中國患。漢司馬相如，通之以弊，孔明置酋，及唐李德裕，築樓籌邊，屯田以爲長久之計。　迨至淸代，設置土司，（卽土木）沿用以夷制夷之策。　當時土司的威權很大，蠻子一概都服從命令；漢官亦留心民事，夷人不敢下山以冠邊；如有下山搶人的，被搶者一到官廳報告，漢官卽飭令土司，立刻將被搶去的貨物還原，並將搶人的蠻子，查出重辦。　復於各縣設置夷卡，將各支有聲勢的黑夷拘留卡內，輪流作質，故蠻子一點都不敢生事，簡直沒有搶刼的事發生。　民國以來，四方多故，邊陲之地，不暇顧及；夷人遂多下山搶刼；七屬人民因樂享太平之餘，又無鎗彈，（淸代禁止私買槍支）遂至毫無一點抵抗力，地方官吏，率皆貪汚不理民事，並受夷人之賄，將卡內重要黑夷，私自釋放；由是夷人毫無忌憚，燒殺捆擄，無所不至，捆去的人，加以種種非刑，有錢的人，尙得拿錢將人取出，沒錢的人，就長此作蠻子的奴隸，轉賣千里，沿山一帶，不敢耕種，所荒田地無算。人民受此茶毒，始知非自衞不可，乃創辦團練。但苦於槍彈缺乏，又無的款，全是向民間派捐，民旣窮困，所得有限，因此團練難以辦好，夷人下山來搶，仍是只能抵禦，不敢進攻。辦團的人，又想做官，而駐防軍官，想擴張勢力，往往將團練改編正式軍隊。　旣成正式軍隊，又調遣出外，去爭權奪利，不能長駐本地，故地方益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本刊啓事

本社因淸理各處賬務，事務緊忙，遂至本刊出版，延期數週，我們對於讀者諸君，深爲抱歉！　茲後當盡力維持按期出版，以副讀者諸君之雅望，並盼欠賬諸君卽行淸還，庶本刊經濟方面不感困難，得以按期出版也。